

春申君开城湖州

彭庭松

淮
楚
文
化



淮
南
早
报

6

2026年4月28日

责编：徐春侠 版式：刘放 校对：李大志

湖州行政中心前的滨河广场上，巍然耸立着一座高达21米的青铜人物雕像。这位令人仰望的人物就是春申君黄歇。春申君是战国末期楚国政治家、谋略家，与信陵君、孟尝君、平原君并称为“战国四公子”。雕像栩栩如生，镇定如山，眼神沧桑中透着坚毅，右手指点江河，孔武有力，很好地传达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对他深切的怀念。历史有情，对于这位湖州的“开城鼻祖”，两千多年后，人们用艺术的方式高铸起永恒的敬意。

春申君当政的时代，楚国郢都已被秦国攻占，被迫迁都于陈。楚国中心从江汉平原北移到更加动荡的中原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春申君认为寿春更适合作首都，于是果断建议“去陈徙寿春”，将自己的封地让出，请求更封“远楚”的江东。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对此有明确记载：“考烈王元年，以黄歇为相，封为春申君，赐淮北地十二县。后十五年，黄歇言之楚王曰：淮北地边齐，其事急，请以为郡便。并因献淮北十二县，请封于江东，考烈王许之，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。”江东之地原属吴越，勾践灭吴后，尽归越国所有。后楚国灭越，设立江东郡。

春申君自请江东，从战略上来看，正如《越绝书》所言是要“使备东边”，为楚国开发和巩固大后方，在新地缘政治下增强抗衡力。学界对其封地“吴墟”所指有些争议，但一般认为就是原来吴地中心苏州城，《史记》云：“今姑胥城（苏州古称）内西北隅四纵五横之迹可考”，即是力证。吴越时代，这块地方经过世代经营，呈现出“吴地膏沃，百物阜成”的繁荣局面。但越国被灭后，繁华殆尽，广袤土地又呈现泽国荒草的萧瑟景象。

《太平寰宇记》卷94引《吴兴记》云：“春申君黄歇于吴墟西南立菰城县”，其地位相当于都邑的“支邑”，是整个江东城市建设和城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。菰城县就是今湖州最早的行政建置。菰城得名，只因“泽以多菰草”，一眼望去，“城面溪泽，菰草弥漫”，以物为名，倒也实在。今天在吴兴区道场乡有菰城村，边上即是下菰城遗址，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它是我国东南诸省古城遗址中年代最早、保存最完整的一座，价值不言而喻。如果说湖州是本厚重的书，这斑驳的旧址就是扉页。

菰城县为春申君所建，这是史书公认的。西晋司马彪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中明言：“春申君立菰城县，在郡南二十五里。”北宋《续吴兴图经》亦云：“春申君始建城，距今千余岁。”历代方志延续确认，如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三记载：“菰城县，楚春申君黄歇封吴置。”以此观之，春申君被视作湖州的开城鼻祖，是历史客观事实，绝非传说虚夸。

菰城的建立，具有屯兵功能，军事价值明显。《浙江通志》云：“盖春申伐吴时筑菰屯，驻之处其四望门可证。”四望门建造得非常牢靠，以至于到清朝乾隆年间“四门遗迹略可辨”，这不能不让人惊叹当时的技术水平。可以佐证这点的是，北宋《续吴兴图经》云：“重城屹然，略不隅毁，则知当时工役之兴不苟矣。”北宋时期，距离筑城已过千年，城墙还完好无损，连图经作者都情不自禁发出“工役之兴不苟”的赞叹，足见其穿越时空的震撼力。《资治通鉴》云，楚国大败越国后，“越以此散，诸公族争立，或为王，或为君，滨于海上”，越国残存势力分布广泛，情况复杂，不容小觑，春申君在江东构建包括菰城在内的防御体系情有可原。菰城建成后，形成了“水道连兵甲，菰城锁东南”的威势，军事地位日益重要。

然而，菰城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民用，生活属性明显胜过军事属性。城由内外两重组成，内为城，外为郭，均用黄土坚实夯筑，高度近十米。衙署位于子城，百姓住在外城。县内高楼鳞次栉比，多青色，绵延十里，烟火万家，商贾云集，吴歌越弦，甚是热闹。春申君性喜奢华，城建自然是高起点、大手笔，为此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。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太史公赞曰：“吾适楚，观春申君故城，宫室盛矣哉！”自然这“故城”包括菰城在内。西汉时期，斯人虽去，遗风尚存，太史公的赞叹，足以让人怀想昔日繁盛。

菰城具备水城的特色。其建设充分利用湖漾密布、港

汉纵横的湿地优势，打造城在水中，水为城带的交通和景观体系。春申君重视水利建设，能够一体化规划，眼光颇为“现代”。他将封地内的河道能疏通的就疏通，不通的则开凿新河道，形成四通八达的水网，水患大为减轻。菰城的水系直通太湖，成为江东水网一环。水治理好了，农业发展就有了保障。春申君利用军事屯垦，将中原先进技术引入，依水开垦荒地，有效集约资源，显著促进了农业进步。“开渎立仓，以富江东”，他留下的民生根基影响深远。沈约《宋书》形容江东郡“地广野丰，民兢本业，一岁或稔，则数郡忘饥。”由此可见，春申君对江东地区的前瞻性治理，真正是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

秦统一中国后，改菰城县名为乌程。晋义熙元年，乌程县治移到北边大约二十里处，菰城渐成故址。因位处县城南方，按照上北下南的习惯思维，人们便以“下菰”称之。岁月的风烟笼罩下菰城，自然和人文交织层累，久而久之故地便成为名胜，引来后人驻足凭吊。

自号江湖散人的南宋文学家姜夔，一叶扁舟经过，作《下菰城》诗曰：“人家多在竹篱中，杨柳疏疏尚带风。记得下菰城下路，白云依旧两三峰。”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诗情画意，展现出下菰人家的安宁飘逸，透露出神仙中人的韵味。只写眼前景，不提旧时事，但熟悉历史的人终归还会作对比，心头未必不起淡淡波澜。稍后，山阴人苏洞有《苕溪杂兴四首》，其一云：“斜风细雨转船头，夜半波平带月流。行到下菰城畔望，水晶宫阙是湖州。”描写因风雨所阻，行船返回时，夜半时分从下菰城畔伴着月光望远处的湖州城，宫阙如同水晶一般，人仿佛浮动于仙河之中，沐浴清辉，顿然有不知今夕何夕的超凡之感。此诗同样不太涉及历史，而是用赋笔叙写妙不可言的意境，让夜航船从诗梦中摇出。细读两首诗，可以推测南宋时，下菰依然生活气浓郁，这地方并不荒凉，所以并未引起多少怀古之幽情。

无论是宋元还是元明易代之际，湖州都是主战场。下菰城在岁月和战乱的冲刷下，再也没有以前丰腴，一夜衰老变沧桑。文人笔下的菰城，一变而成怀古伤今的调子，自己的情绪也不自觉融入其中了。元代理学家黄潘有《登钱山望菰城慨然而赋》，“慨然”二字尽见心绪。诗中感慨昔日春申君高会诸朋时，“楼观飞青冥”，谁知道千年后的今天，竟是“寂寞无人行”。昔年冠盖云集的地方，现在成了“壤壤狐兔莹”，唯有阵阵松风才能懂得这物是人非的悲慨。元末明初的诗人和书画家张羽有《下菰城》和《下菰城烟》，亦是感慨连连。当年衢路纵横变成阡陌田野，豪贵宾客宴饮处，如今呈现的却是“牛羊恣来牧，狐兔穴不起”的令人泪下情景。“停舟吊古望眼迷，平沙漠漠斜阳低。”面对历史的恍惚迷离，千古墨客异代同悲，这怕是春申君难以料到的身后事。

特别具有史料价值的是《游下菰城记》，作者是被《明史》誉为“文章精洁有法”的郑明选。文中推测，在苏州和湖州，可能同时有春申君故城。作者探访下菰城时，小城、大城轮廓明显，不过皆少人居住，成了真正的遗址。小城“四面累土，周遭如山，其内松树千章，或偃如车盖，或攫攫如虬龙”，原有街面地盘尚有千亩之大，转眼都成了麦田，“油油如云”。尚存长烟亭，供游人休息眺望。大城形势为“高山后拥，两傍筑土为平冈，上与山接，阔倍外城，深三之”，然而时过境迁，眼前所见却是“草木荒翳，道路几不可辨矣。”此情此景，不能没有感触议论，作者深感春申君“以布衣起为楚相”，较之其余三公子，“尤难矣哉”。虽为“一时杰士”，然声名终不保，原因就在于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听信李园之计，“欲以一妇人阴盗楚国”，结果身首异处。“凡物专之以为己有者，倏得倏失”，唯有“吾与众人所共乐也，可以长有而不失”，作者这番见解可谓高明。

“裂土江东城郭在，夕阳秋草故吴墟。”沧海桑田，抚今追昔，人们没有忘记春申君建设江东的丰功伟绩。后世学者对战国四公子各有评价，而春申君对封地的实际建设和治理，无疑独具特色。包括湖州城在内的长三角许多城市，至今仍受惠于他的遗泽，一尊尊屹立的雕像和无处不在的相关地名，无一不表达着对这位城市开创者的绵长纪念。